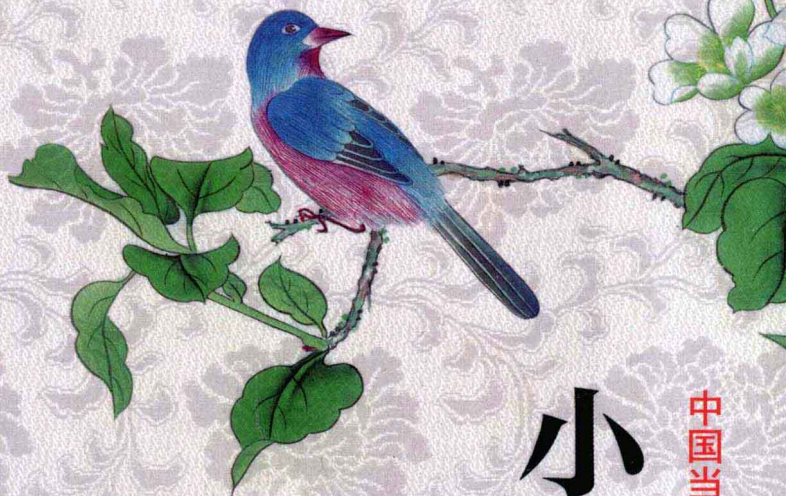


一年一度的文学盛宴
名家荟萃的艺术巅峰



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120篇小小说

小小说30年

杨晓敏◎主编


【精华本】

120篇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作
120个最具代表性的生活镜头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小小说30年精华本

杨晓敏 主编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小说30年精华本：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120篇

小小说 / 杨晓敏主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430-6338-9

I. ①小… II. ①杨… III.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5807号

小小说 30 年精华本

主 编：杨晓敏

责任编辑：张葆璐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5

版 次：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 录

- 立 正 / 许 行 · 001
陈小手 / 汪曾祺 · 003
永远的蝴蝶 / (台湾) 陈启佑 · 005
红绣鞋 / 王奎山 · 006
客厅里的爆炸 / 白小易 · 008
蚊 刑 / 孙方友 · 009
行走在岸上的鱼 / 蔡 楠 · 011
谁先看见村庄 / 黄建国 · 013
风 铃 / 刘国芳 · 016
书法家 / 司玉笙 · 018
- 雄辩症 / 王 蒙 · 019
伊人寂寞 / 陈 毓 · 020
黄羊泉 / 谢志强 · 022
预 感 / 滕 刚 · 025
将 军 / 刘建超 · 027
秋 夜 / 于德北 · 029
高 手 / 中 村 · 031
越 位 / 宗利华 · 034
甘小草的竹竿 / 邓洪卫 · 036
荒 / 非 鱼 · 039
- 苏七块 / 冯骥才 · 041
逍遥游 / 聂鑫森 · 043
紫色人形 / 毕淑敏 · 046

CONTENTS

- 讲 究 / 孙春平 · 048
天上有一只鹰 / 修祥明 · 050
走出沙漠 / 沈 宏 · 052
大山的情绪 / 曹德权 · 054
永远的门 / 邵宝健 · 056
一只鸟 / 芦芙荭 · 058
头条新闻 / 周 波 · 060
- 水井在前院 / 林斤澜 · 062
永远的幽会 / 何立伟 · 064
海 葬 / 尹全生 · 066
端 米 / 刘黎莹 · 068
活着的手艺 / 王 往 · 070
独腿人生 / 罗伟章 · 072
弧状人生 / 申永霞 · 075
半小时的故事 / 陈永林 · 077
最后一颗子弹 / 奚同发 · 079
大 鱼 / 安石榴 · 081
- 冬 季 / 杨晓敏 · 083
天上垂下来一根绳子 / 沙黉农 · 085
唐家寺的雨伞 / 高 虹 · 087
身后的人 / 袁炳发 · 090
记忆力 / 申 平 · 091
木匠李直 / 海 飞 · 093

CONTENTS

- 厂子 / 曾平 / · 095
刑警李卫兵 / 杨小凡 · 079
德富老汉的最后结局 / 胡炎 · 100
马不停蹄的忧伤 / 夏阳 · 102
- 与周瑜相遇 / 迟子建 · 104
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 / 墨白 · 107
潜浮 / 陆颖墨 · 109
小山村 / 沈祖连 · 111
威风 / 相裕亭 · 113
先生 / 魏永贵 · 116
玉子 / 郭昕 · 119
花匠老丁 / 安勇 · 121
雪祭 / 陈力娇 · 123
天浴 / 更夫 · 125
- 青龙偃月刀 / 韩少功 · 128
教堂的钟声 / 阿成 · 130
唐小虎的理想 / 王海椿 · 132
痕 / 陶纯 · 134
一只羊其实怎样 / 杨瑞霞 · 136
山乡的五月 / 金光 · 138
玉米的馨香 / 邢庆杰 · 140
幸福倒计时 / 李世民 · 142
最后一碗黄豆 / 王琼华 · 144
蛇 / 宋以柱 · 146

CONTENTS

- 莲池老人 / 贾大山 · 149
儿子的旋律 / 徐 平 · 152
汗血马 / 魏继新 · 154
一尊获奖塑像的诞生 / 马 丁 · 156
两棵枣树 / 生晓清 · 158
爱的阅读 / 徐慧芬 · 159
刨 树 / 赵文辉 · 161
断 弦 / 雨 瑞 · 163
修壶记 / 李永康 · 165
刀马旦 / 周海亮 · 166
- 莜麦秸窝里 / 曹乃谦 · 168
船 工 / 吴金良 · 170
八 爷 / 幽 兰 · 172
与武松论英雄 / 珠 晶 · 174
水中望月 / 秦德龙 · 176
化 妆 / 秦 俑 · 178
诗 祭 / 陈 敏 · 180
树叶绿的时候下了场雪 / 高海涛 · 182
漂在河床上的麦穗 / 安 庆 · 184
头牌张天辈 / 红 酒 · 186
- 桥 / 谈 歌 · 188
年 集 / 赵 新 · 190
端州遗砚 / 郑洪杰 · 193
神 匠 / 闵凡利 · 195
锄禾日当午 / 乔 迁 · 197

CONTENTS

- 旦 角 / 江 岸 · 199
风 格 / 徐 岩 · 201
谁怕谁 / 范子平 · 204
就要那棵树 / 伍中正 · 206
青岛啊，青岛 / 刘兆亮 · 209
- 天 道 / 陈建功 · 212
打错了 / 刘以鬯 · 214
车站鹰雕 / 谢友鄞 · 216
茶 垢 / 凌鼎年 · 219
拔 牙 / 魏金树 · 221
你有多重要 / 孙道荣 · 224
苍 蝇 / 杨崇德 · 226
叫我一声“哎” / 刘立勤 · 228
木 杈 / 张晓林 · 230
今天你微笑了吗 / 符浩勇 · 232
- 奇 遇 / 莫 言 · 234
心灵预约 / 刘玉堂 · 236
棋 道 / 张记书 · 238
生死抉择 / 喊 雷 · 240
1935年的羊 / 徐建宏 · 242
秋 唱 / 谢应龙 · 245
雨中的祖父 / 牧 毫 · 247
坠落过程 / 吴万夫 · 250
一碗泉 / 王培静 · 252
八号球风下 / 东 瑞 · 254

立正

许行

“你说说，为什么一提起蒋介石你就立正？是不是……”

我的话还未说完，那个国民党军队的被俘连长，早就又“叭”下子来了个立正，因为他听到我提“蒋介石”了。

这可把我气坏了，若不是解放军的纪律管着，早就给他一巴掌了。

“你算反动到底啦！”

“长官，我也想改，可不知为啥，一说到那个人就禁不住这样做了……”

“我看你要陪他殉葬啦。”我狠狠地说。“不，长官，我要改造思想，我要重新做人。”那个俘虏连长很诚恳地说。

“就凭你对蒋介石的这个迷信态度，你还能……”

谁知我的话里一提蒋介石，他又“叭”下子来了个立正。

这回我终于忍不住了，一杆子把他打了个趔趄，并且厉声说：

“再立正，我就打断你的腿！”

“长官，你打吧！过去我这也是被打出来的。那时我还是个排副，就因为说到那个人没有立正，被团政训处长知道了，把我弄去好一顿揍，揍完了对我进行单兵训练，他说一句那个人的名字，我马上就来个立正，稍慢一点就挨打，有时他趁我不注意冷不防一提到那个人的名字，我没反应过来，便又是一顿毒打……从那以后落下这个毛病，不管在什么时间地点，一说到那个人的名字就立正。弄得像个神经病似的，可却受到嘉奖，说这是对领袖的忠诚……长官，你打吧！你狠狠地打一顿也许能打好呢。长官，你就打吧打吧！”俘虏连长说着就痛苦地哭了，而且恳切求我打他。

这可怪了。可听得出来，他连“蒋介石”三个字都回避提，生怕引起自己的条件反射，不能怀疑他的这些话的真诚。

他闹得我有些傻眼了，不知该怎么办啦。

1948年我在管理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时，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当时那个俘虏大队里都是国民党连以下的军官，是想把他们改造改造好使用，未曾想到竟遇到这么一个家伙。

“政委，咱们揍他一顿吧，也许能揍过来呢。”我向大队政委请求说。

“不得胡来！咱们还能用国民党军队的方法吗？你以为你揍他，就是揍他一个人吗？”

嗨！好家伙，政委把问题提得这么高。

“那么……”我心生忐忑。

“你去让军医给他看看。”

当时医护水平有限，自然看不出个究竟来，也没有啥医疗办法。以后集训完了，其他俘虏作了安排，他因这个问题未解决，便打发回了家。

事隔30年，“文化大革命”后，我到河北一个县里去参观，意外地在街上遇到他，他坐在一个轮椅里，隔老远就认出我来。

“教导员，教导员！”他挺有感情地扯着嗓子喊我。

他头发花白，面容憔悴，显得非常苍老，而且两条腿已经坏了。我问他腿怎么坏的，他说因为那个毛病没有改掉，叫“红卫兵”给打的，若不是有位关在“牛棚”的医生给说一句话，差一点就要没命啦！

我听了毛骨悚然，生活竟是这样的一部史书。打断了他两条腿，当然就没法立正了，这倒是一种彻底的改造方法。于是我情不自禁地说：

“你这一辈子叫蒋介石给坑啦！”

天啊！我非常难过地注意到：在我说“蒋介石”三个字时，他那坐在轮椅中的上身，仍然向前一挺，做了个立正的姿势。

陈小手

汪曾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妥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生。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软细嫩。他能专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大家习惯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

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另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油脂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歪歪斜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手：“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能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团长觉得怪委屈。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

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把信交给她。

“谁叫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呢。”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去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的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尖锐的刹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深秋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简单的动作，却要叫我终身难忘了。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五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了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是要帮我寄信的。那是一封写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我茫然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得并不大，却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不知道呢？

“妈：我打算在下个月和樱子结婚。”

红绣鞋

王奎山

一大早，七婶就起来了。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腊月二十四，是麦苗出嫁的日子。她想简单地弄点饭吃吃，就到黄瓜园贵他姑家去。她想躲过这一天，免得自己看到麦苗出嫁伤心，也免得麦苗难受。

刚刚做好饭，麦苗就一头撞了进来。麦苗进了屋冲她叫了一声“婶”，就到西间里去了。

她没有往西间里去，平日她就不常往西间里去。那是贵住的房间，贵参军前就住在西间里。

过了一会儿，麦苗从西间里出来了。七婶抬眼看了一下麦苗，见麦苗脸上竟出奇的平静。她知道麦苗是个挺有主见的闺女，就放心了。

麦苗说：“婶，做饭了没？”

七婶说：“做了，刚做好。”

麦苗说：“婶，我来晚了。”

七婶说：“看你说的。今儿个是啥日子！”

麦苗麻利地将平日吃饭的小方桌往屋当间一拉，用抹布擦净了，又在上岗子上放一把小靠椅，就拉七婶往上坐。

七婶明白麦苗的意思了。七婶明白麦苗的意思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肯往上岗子上坐。

七婶说：“苗儿，你看你。”

麦苗说：“婶，你上座，你上座。”

七婶说：“这妮子，你看你。”

麦苗说：“婶你上座，我有话说。”

七婶说：“这妮子，哪能那样哩，不兴不兴。”

到底没有麦苗的力气大，被麦苗连推带拉地按到了小靠椅上。

七婶说：“屋里有爹有娘的，那可是不兴。”

麦苗不答话，麻利地抹了一只碗，盛了一碗红薯稀饭，又拿了一个馍，一双筷，小心地来到七婶面前，庄重地跪下。

七婶仰起头，闭上了眼。虽然闭上了眼，那眼泪却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麦苗说：“娘，吃饭吧！”

麦苗说：“麦苗今儿个就要走了，再给娘端一碗饭。”

麦苗说：“往后，娘再想吃麦苗端的饭，就难了。”

七婶只好睁开眼，将饭接过来，放到桌子上。抬眼去看麦苗时，见麦苗早已哭成了个泪人儿。两个人遂抱在一起，畅畅快快地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七婶首先止了哭，又扳起麦苗的头，用手给她擦脸上的泪。

七婶说：“苗儿，今儿个是你的喜日子，高高兴兴地走。”

七婶说：“啥也不怨，怨俺贵没福。”

停了一下，又自言自语地说：“你说说你咋恁傻哩你个龟孙！一个团一千多号人，人家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偏你……”说着说着就提高了声音，“人家都知道有爹有娘有老有小偏你个龟孙啥都不知道哇我的傻儿我的憨乖乖……”

又大声哭了起来。

麦苗也跟着哀哀地哭。

隐隐约约的，远处传来了欢快的音乐声。七婶止了哭，细细地听。麦苗也细细地听。

欢快的音乐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

又响起了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七婶说：“苗儿，快回吧，人家来了。”

麦苗点点头，站起来转身就要走。刚走了两步，又转回来说：“啥我都给麦叶交代过了，担水，劈柴……”

音乐声和鞭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七婶推着麦苗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七婶看到一辆披红挂彩的汽车正从村街北头开过来。

麦苗凑近她的耳朵大声说：“娘，你回吧，过了三天我回来看你。”

音乐声和鞭炮声铺天盖地地压过来了。七婶一把将麦苗推出门外，转身“哐”的一下将大门关上，背靠着大门，一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音乐声和鞭炮声终于停了下来。

七婶踉踉跄跄地走进堂屋，又朝西间里走去，她想给贵说几句话。

掀开门帘，七婶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桌子上，贵的遗像前面，是一片耀眼的红。

那是一双新鞋。

一双红绣鞋。

客厅里的爆炸

白小易

主人沏好茶，把茶盅放在客人面前的小几上，盖上盖儿。当然还带着那甜脆的碰击声。接着，主人又想起了什么，随手把暖瓶往地上一搁，匆匆进了里屋。

做客的父女俩待在客厅里。十岁的女儿站在窗户那儿看花，父亲的手指刚刚触到茶盅那细细的把儿——忽然，啪的一声，接着是绝望的碎裂声。

——地板上的暖瓶炸了。

女孩吓了一跳，猛地回过头来。事情尽管极简单，但这近乎是一个奇迹：父女俩一点儿也没碰到它，的的确确没碰到它。而主人把它放在那儿时，虽然有点摇晃，可是并没有倒啊。

暖瓶的爆炸声把主人从里屋揪了出来。他的手里拿着一盒糖。一进客厅，主人瞅着热气腾腾的地板，下意识地脱口说了声：“没关系！没关系！”

那父亲似乎马上要做出什么表示，但他控制住了。

“太对不起了。”他说，“我把它碰了。”

“没关系。”主人又一次表示这无所谓。

从主人家出来，女儿问：“爸，是你碰的吗？”

“……我离得最近。”爸爸说。

“可你没碰！那会儿我刚巧在瞧你玻璃上的影儿。你一动也没动。”

爸爸笑了：“那你说怎么办？”

“暖瓶是自己炸的！地板不平。李叔叔放下时就晃，晃来晃去就炸了。爸，你为啥说是你……”

“这，你李叔叔怎么能看见？”

“可以告诉他啊。”

“不行啊，孩子。”爸爸说，“还是说我碰的，听起来更顺溜些。有时候，你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说的越是真的，也越像假的，越让人不能相信。”

女儿沉默了许久。“只能这样吗？”

“只好这样。”

蚊 刑

孙方友

陈州城四周皆是湖，万余亩，水天一色，素有“水城”之誉。湖内蒲草丛丛，荷花片片，因而夏日多蚊虫。傍晚时分，那蚊虫便密匝匝飞出，团团而来，团团而去，云集之处，铺天盖地，“嗡嗡”之声，能传百步之遥。

此地蚊虫，针长翅大，肚明腿花，为花脚蚊子，咬人贼轻，过后则又肿又硬，奇痒难忍，素有“飞蛇”之称。

每到夏日傍晚，陈州内外便火艾熏天。外埠人进陈州，必得先经得起火艾熏，要不，你就无法待下去。洗澡要带火艾，一手举着在头上绕圈儿，一手搓灰洗身，稍慢一时，便黑压压落满前胸后背，搭手一拍，鲜血满掌。晚间大解，更需火艾，一手提裤脱裤，一手拿火艾身前后甩。若不然，落下黑麻麻一层，屁股当即要“肥”一圈儿。更可怕的是叮了人的要害，那玩意儿最怕叮，肿得透明，屙尿也要滴湿鞋。据传当年包公下陈州就曾受过此苦，好在人们不愿朝清官身上泼黑，于是未见诸文字，只是口传而已。

因而，此地火艾有价钱。

先前的时候，陈州一直为府，不知何朝何代，降为县。首任知县姓贾，至于叫贾什么，已无从考究。此人为人刁毒，搜刮民财，不择手段，人送外号“花脚蚊子”。每到夏日，他必做火艾生意，而且还订了“土政策”：不准外埠或本地客商在此出售火艾。独门生意好做，因此他年年必发火艾财。

火艾生意，扎本小，获利大，商人和四周村民见钱眼开，便偷做。每每抓到偷售火艾者，贾知县就用蚊刑惩罚之。

蚊刑，顾名思义，就是用蚊子叮。让人把罪犯衣服扒光，然后缚了，划船送到河心，看守守在四旁，坐在吊了帐子的船上。受刑者如若天明五时身亡，罪有应得；如若命大不死，当场放生。可大多受蚊刑者，皆撑不到黎明，便浑身浮肿，一命呜呼。

有时候，贾知县也用此刑法严惩土匪和惯偷。偷偷倒卖火艾的商人和村民虽然对贾某奈何不得，但土匪们却不是好惹的。土匪们扬言，若有一天活捉贾知县，一定要为弟兄们雪耻。